# 廣豔異編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二

印月軒主人彙次

器具部二

搴紙志

洪武間本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僻寂一夕方雜
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便捷丰姿綽約[illegible]
而妝亦不多飾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登廁又過其前
湛然急走就之則又隱矣它人處此必不能堪况僧[illegible]
年乎自是惶惑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又餘[illegible]
於側僧急牽其衣女復佯為慚怯之態再三懇之方[illegible]

僧次叙生僧復遍體近之漸相調謔闇竟成雲雨事畢[illegible]
且居址姓字女曰妾乃寺隣之家父切鍾愛嫁妾之晚今
有私於人故數數潛出不料經此又移情於汝然當戒[illegible]
其事則交可久不然彼此玷矣僧喜唯唯從命於是旦去
暮來無夕不會將及期少僧不覺容體枯瘦氣息懨然漸
無生意衆同袍救治百端罔効寺中一老僧詢曰察汝病
脉勞瘵兼攻陰邪甚盛必有所致苟不明言事無濟矣湛
然駭懼勉述往事衆曰是矣然此祟不除則汝恙不愈今
若復來汝伺其往而踪跡之則治術可施也是夕女至少
僧仍與交合將行欲起隨送女止之曰僧居寂寥夜與美

婦歡處是亦樂矣何若自惑如此湛然不能強而罷翌日
告衆衆乃忖曰明夜彼來當待之如常寂以一物置其身
吾輩避於房外俟臨別時擊門為約吾輩協當追尾必得
而止則祟可破矣少僧一一領記後二夕湛然覺神思恍
惚方倚床獨卧女果推門復入僧與私褻益加款曲鷄鳴
時女辭去僧潛以一絨花插女鬢上又戲擊其門者三衆
僧聞擊聲俱起追察但見一女冉冉而去衆乃鳴鈴誦呪
執錫持兵相與趕逐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此[illegible]
言三代祖定化之處一年一開奉祭餘時封閉而已[illegible]
知女隱跡即踴躍破窓而入一無所見但西北[illegible]

二微光急性燭之則墜一𡚁箒耳竹質潤滑枝束鮮瑩已數十年外物也衆方疑惑而絨花在柄因共信之乃擕至堂前抽折一箒則水流滴地衆僧益駭異再折之亦然以至箒二皆如之衆僧仍明燈細視箒中非水寔精也湛然見之悔悟驚懼不能自制於是悉敲焚烈煬灰於湖以僧急以良劑調治久之得平

盧涵

開成中有盧涵學究家於洛下有莊在萬安山之陰夏麥既登時果又熟遂獨跨小馬造其莊去十餘里見大栢林之畔有新潔室數間而作店肆時日欲沉涵因憩馬覩一

似裳甚有媚態詰之云是耿將軍守塋青衣父兄不在家
悅之與語言多巧麗意甚虛襟萌睞明眸轉盼態度諧遜
曰有少許家醞郎君能飲三盃否遜曰不惡遜捧古銅[illegible]
而出與遜飲極歡青衣遂擎席而謳送盧生酒曰獨持巾
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
隴頭寒遜惡其詞之不稱但不曉其理酒盡青衣謂遜曰
更與郎君入室添盃去秉燭挈罇而入遜躡足窺之見[illegible]
大烏蛇以刀刺蛇之血滴於罇中因變為酒遜大恐懼走
悟怪魅遂擲出戶解小馬而走青衣連呼數聲曰今[illegible]
須留郎君一宵且不得去知勢不可又呼東邊方大[illegible]

弋趆取進郎君俄聞栢林中有一大漢應聲甚偉須臾[illegible]頗有物如大枯樹而趨舉足甚沉重相去百餘步逕但[illegible]加鞭又經一小栢林中有一巨物隱隱雪白處有人言曰今宵必須擒取此人不然明晨君當受禍逕聞之益怖怯及莊門已三更扃户閴然唯有數乘空車在門外群手方咀草次更無人物逕棄馬潛拴於車廂之下窺見大漢逕抵門牆極高只及斯人腰跨手持戟瞻視莊内遂以戟刺莊内小兒但見小兒手足撈空於戟之巔只無聲耳良久而去逕度其已遠方能起叩門莊客乃啟關驚逕之夜至喘汗而不能言及旦忽聞莊院内客哭聲云三歲小兒因

昨宵寐而不蘇矣亟甚惡之遂率家僮及莊客十餘人持刀斧弓矢而究之但見夜來飲處空逃戶環屋數間而已更無人物遂搜栢林中見一大冥器婢子高二尺許傍有烏蛇一條已斃又東畔栢林中見一大方相骨遂俱毀拆而焚之尋夜來白物而言者即是人白骨一具肢節筋綴而不欠分毫鍛以銅斧終無缺損遂投之於塹而已亟李有瘋疾因飲蛇酒而愈焉

招提嘉遇記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美風調樂琴書為時輩所稱許家熙間薄遊秀州館于富家其卧室貼近招提寺夜聞

有歌聲作遠作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不以為意一夕月明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霧鬢綽約多姿料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啟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你負心你真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淺斟一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凄凄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曰聞君倜儻俊才故冒禁以相親今乃閉戶不納若效魯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纔啟戶女子擁至榻前矣鶴雲曰如此良夜更會佳人奈何燭滅樽前不能為一款

的也女子曰得抱衾裯以薦枕席期在歲月何必泥乎
霄況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入帳中磬盡繾綣之
樂迨隔窓鷄唱隣寺鐘鳴女子攬衣起曰奴回也鶴雲謂
之再至女子曰弗多言胥不教郎獨宿遂悄悄而去次夜
鶴雲具酒殽以待女子果迤邐而來相與竝坐酣暢女子
仍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逢樂地詎可
道憂情因廢前詞而歌之曰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匆
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燈前耦花下斟一笑勝千金俄然
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帷深須知此樂更何尋來經[illegible]
白去會風清興盈難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味[illegible]

請將舊曲爲新翻憂就樂也彼此歡情彌濃於昨自是無夕
不會踰年半載鮮有知者忽一夕女子至而泣下鶴雲驚
問始掬隱忍既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女本
晉刺史之女幸得仙術優游洞天但凡心未除遣此謫[illegible]
感君夙契久奉歡娛詎料歡盡今宵君前程遠大金陵之
會夾山之從始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終雲亦不勝悽悟至
四鼓贈女子以金別去未幾大而灘盆霹靂一聲窗外古
墻悉震傾矣鶴雲神魂飄蕩明以遂不復留此二年後嘗
家築牆於基下掘一石匣獲[illegible]乃金莫莫曉其故時聞鶴
芸幸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拂[illegible]視琴光彩奪目知非

凡材欣然受之寘於石床遠而望之則前女子就而撫之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為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黄鶴雲得重疾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瑩琴精之言督驗之矣

蘇還妻

嘉定月浦鎮人蘇還妻張氏頗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嫁舟泊其港椰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頷張而笑立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謂曰吾與汝當為夫婦時婦有孕不就乃產乃來遂與交接婦昏瞑如寐有所而魅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榻則為束縛於地其所來不

一棍而時時搖之僅掩其陰殆類市井丐乞白晝徑出[illegible]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夫甚愛其妻百方祈禱屢延術[illegible]鎮治之數年弗效最後一羽流爲召將將至乃王靈官也質直入其家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斛槩一事碎之厭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爲祟也

王華

王華柴關時閩縣人慕張華之爲人故名華家累巨萬性能奇喜事適世亂民貧凡人家有書畫古器無不以貲致之間有不可致者至忘寢食殫思慮繼之以泣必得乃已嘗從一奴宿於蓮花峯塚舍奴往隔村沽酒未返忽聞扣

門聲急華自起開門見一鬼三頭六角藍面赤鬚目黃光
光華笑曰鬼頭何多鬼曰未若先生心多華了無懼意因
與握手登堂談往昔事鑿鑿可聽華乘間詢其姓名鬼但
吟詩曰身是雲臺第一功橫行海內兩雌雄卻憮文叔無
英武血染滹沱江未紅因自請於華曰身是楚人漢光武
時為破虜將軍與婦莫氏助帝取天下大小凡數百餘戰
吾夫婦未嘗不在行間及天下既定遂與客渡江南展轉
流落於此嘗欲擇主而事無可吾意者竊聞先生好古是
以莫夜求謁今見先生膽畧眞吾主也請得終身事之華
曰幸甚遂與同宿比曉乃一寶劍耿耿有光驗之下將也

始知破窯將軍之意莫氏者莫邪也鏵大喜出入嘗佩之一日入山有虎當道劍飛斬之後鏵死劍在匣中作牛吼若經日有頃雷雨大作化為龍而去

盧秀才

盧秀才化承家蘇門與姻君張恭嘗府外寢一夕忽見男女數人僅長尺許謂尹云汝欲看西廂記乎即般演與優人無異尹驚呼盧弗聞也明旦知之怪復夜起命家人操兵擊之入床頭而沒檢得西廂記一本乃尹素所嗜者且觀且歌忘以為枕日久紙盡油矣盧焚之既而假寐若有言者曰能滅我形難滅我神遂時一燈燼熄盧有侍婢夜

見空房中燈光熒熒晝見男女兒臥地首像木偶而身如良

月間驟長若年十六七者每於窗隙窺婢一晚竟摟

房曰我僊人也迫與合焉以餅食婢味似鵞油飽三月弗

饑衆詰問始吐實久之庭前牆倒下有巨蛇意其為妖也

從此妖怪皆出乃遷去

金銀部落

近世有人旅行商鄉之郊初與一人同行數日忽謂人曰

我乃是鬼為冢中寶器叛逆日夜戰鬭欲假一言以定禍

亂將如之何云苟可成事無所憚會日晚道左方至一大

墳鬼指墳言是已塚君於塚前大呵有敕斬金銀部落如

足畢矣言訖入塚中人便宣敕須臾聞斬決之聲有頃鬼從中出手持金銀人馬數枚頭悉斬落謂人曰得此足一生福以報恩耳人至西京為長安捉事人所告縣官云此古器當是破塚得之人以實對縣白尹奏其事發使人隨開塚得金銀人馬斬頭落者數百枚

崔瑴

元和中博陵崔瑴者自汝鄭來僑居長安延福里常一日讀書牖下忽見一物長不盡尺露髮衣黃自北垣下趨至榻前且謂瑴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瑴不應又曰我尚壯須假榻憩何見拒之深耶瑴又不顧已而上榻躍然拱立良

又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乃詩也細字如粟歷歷可辨詩曰昔荷蒙居惠尋遊班仲授夫君不指使何處然銀鉤覽訖笑而謂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童又出一詩授於几上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重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授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相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穀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童笑而下榻遂趨壯垣入一穴中穀即命僕發其下得一管文筆穀因取書鋒銳如新用之月餘一無他怪

盧贊善

盧贊善家有一瓷新婦子經數載其妻戲謂曰與君為妾盧因爾惘惘恒見一婦人卧於帳中積久意是瓷人為祟送往寺中供養有童人晚起於殿中掃地見一婦人問其由來云是盧贊善妾為大婦所妬送來在此其後見盧家人至因言見妾事贊善窮覆本末所見服色是瓷人遂命擊碎心頭有血大如鷄子

負鼠

宣城縣學教官見後厕有火光語家人曰此寶氣也掘之深尺許得青石版去版有一人肥短着皂衣自坎突出曰何幸見天日趣入内室自言吾女七世祖也甚饑渴可具

酒食家人不應乏礫糞穢總至不得已與之他日謂主人曰吾欲款客須女具二十席主人奉命至更深有貴客去十許鳴騶而至譚笑飲啗儼如生人其燭不甚辨明諦視其形或長而角或短而髯或面如獸頭或手如鳥爪皆非人類其有一二相識又里中之物故者也五鼓謝去主人夫婦惘然如夢殊不記憶荏苒半年婦女皆爲所淫士子貢欽聞而入叱之答曰女不過一知府安能毒予又一士往叱曰爾不過一御史耳然皆不敢擊他人犯者損傷頗繼一日自江右延一法官至怪向婦人求哀云某法官有神通吾力不能禦將去女家願先生勿召既而道士至則

此木石之妖也建壇勘問有頃神將執皂衣到壇[illegible]
逐復本形乃一大龜也命押入九幽永不復赦遂不見更
掘開後舊坎深丈餘得大碑趺所謂負贔者出而擊碎之
流血其下小龜凡百餘云

## 幼卿

吴興姚察少時宿於人家夜聞一人呼曰幼卿曰諾一人
曰幼卿視我豈殺人者哉今人欲藥我我不能藥人乎郎
去察異之因效其聲呼曰幼卿曰諾曰向與而語者何人
也答曰陳三公公即鼠也察曰而何人答曰我牀頭礦面
銅盆也公平生愛惜物命當不害我與主家買我歸能福

公使公至吏部尚書者我也明晨聞哭問其故乃主人號色與欲會客食偶有鼠來盡半盌即仆地暴死察乃知其以藥毒鼠而為鼠所毒也遂買其銅盆以歸戒人勿得毒鼠自後祭享用以昌畀付陳至吏部尚書令人呼賸面盆為幼鄉鼠為陳二公公由此也

傀儡子

攸縣陳氏有高樓十餘間怪物據之人莫敢登其怪或男或女或僧或道老者少者妍者醜者凡十數輩出沒其皆長尺餘有時笑號歌唱琵琶鳴金鼓幻態不一人求見者則問女欲見官人耶夫人耶或答以欲見夫人

有美婦盛飾出倚欄下視貌極光耀其人瞻拜畫[illegible]
笑云與汝一物擲繡羅囊庭中其大不盈寸陳氏若之[illegible]
無如之何一日有法師至其家延之考召法師直上樓提
其皮匣一具破之有傀儡子百餘儼如所見其家方悟云
先祖好此戲裝飾未及演而溺鎖眞樓角而忘之也焚之
怪息

## 薛雍

金陵士子薛雍妻亡感念不置一夕妻形見曰冥官以子
懇誠遣來相伴雍喜留宿綢繆如生朝往久來家人皆聞
以雍自謂奇遇詫於其友友以皆情二　曰薛郎多情能感冥其

契為賦楚鸞詩美之已而雍氏困瘁其父詰之以實告父曰妖也請道士治之道士奉王靈官甚神至是無驗詰雍曰吾術盡矣而妖不服何也授以五色線曰來則紉其裾雍如戒明旦物色遍諸寺宇不得偶舉首見壁間畫女一紙其色線存焉乃悟妻喪後日夕視畫而嘆精神感通遂爾成孽取焚之微有血出雍少時而卒

司花女

鎮江張度工之子年十六已一夕見一美人來言吾上界司花仙也與汝塵緣未了特來相就乃留宿其父母[illegible][illegible]見覓于僵仆於地而已良久始甦父母即知其故雖[illegible]

亦未及祛穰也亢一年體日羸瘠他日恍惚為美人挾去金山寺有二道人在井亭上召語之曰子鬼氣深矣非吾不能救子欲絕之乎否兒拜曰心欲告絕而婦人不肯去且身不由我攝持今遇仙師望乞憫救道人曰且從吾遊言訖忽登一大山問師何處曰天目山也頃之又在杭城吳山上出一劍授之曰子汝歸俟婦至即斫之兒受劍拜謝二道人倏不見遂買舟賫劍而歸父母望之已數日矣具告以故父乃藏其劍俟之夜美人復來方就枕父即伏劍牖斫其腰頓成二截乃白氏茗帚也明旦二道人款門求見父叩之子曰即授劍[illegible]迎出酒飲之道曰借汝兒隨

吾至杭有言相告父不得已命兒隨行少頃已在杭城間

汝肯為吾樂童吾與汝俱仙兒謝有父母不可曰汝無緣

遂遣之歸

牛邦本

淮人劉還以事繫泗州獄有王翁者亦坐詞牒至周旋接

契出獄共詣酒家話別忽有一人問翁姓名牽衣下拜翁

不識曰請公坐言之入肆其人曰家有一女為邪魅所撓

延高真聖佛法之畧不為動昨忽云我只畏泗州王某耳

一路訪公行止特此懇告勿惜百里之遠救女生全當[illegible]

薪十金之報翁曰我實無他伎倆豈堪治怪其人[illegible][illegible]

翁沉吟久之曰是已向年自鳳陽還泗來一驢從壻
驢行只一道人襆被而步倦且喘吾問何不乘騎答云吾
錢吾以空驢借之曰公請乘之道人感荷上驢行四十里
臨別以一卷書授我曰依此而行可斷百怪然勿受人酬
謝也受則不驗珍重而別吾漫置書於笥亦未省視爾家
怪所畏見者其郎此耶其人曰是已郎隨歸覓書令其人
先還曰歸具瓮一口方磚一塊血狗皮一張爐炭以待日
[illegible]少溲其人喜而去次日翁乃賫符劍以往劉還亦隨而
[illegible]門怪郎言於室曰果請王法師來吾當欲避方欲
出而王翁已入大叱曰死老魅何之怪躊躇謂女曰何處

可逃女指瓮曰此中可怪即躍入翁以狗皮封之而令主人以磚覆焉外加重符其熱如火乃舉置熾炭上初極口罵翁翁瓮甕熱乃乞哀曰法師舍我我有妻妹可憐翁問爾何妖荅曰丑氏丑氏復是何物曰牛骨也何為不明言荅云不曰牛而曰丑者諱之也促令供狀乃曰供狀人牛天錫字邦本係多年牛骨在城隍廟後苑某年庚申日某人踢傷腳趾以血拭邦本身上因而變幻成形不合擾害某家小姐云云妻紅磚兒妹繡鞋兒見在某處得相見死不復恨乃停火作法召將搜捕得兩女子於屋棟上別以瓮貯之齊呼牛骨曰哥哥丈夫相與敘泣翁問二物何以作妖

何為與天錫連親答云某等一是趙千户家刺梅花下旬碑以庚申日其小女採花傷手滴血吾身因而得氣一是王郎中妻繡鞋庚申日沾月水棄於小院亦得變化與牛邦本假合妻妹實非一體今後世人庚申日不宜滴血在物必能成生氣法師能恕我三人當遠跡市城永不敢更近人世矣翁大笑竟發火炙殺之哀聲震晃良久寂然啟其封一有牛骨長尺許女鞋古磚皆焦灼云

李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曰李約乃夷遇登第時所使也原懷[illegible]行故常令鄭書入京其年秋七

月李約自京還郊早行數坊鼓始絕倦憩古槐下時月映林杪餘光尚明有一父皤然傴而曳杖亦同來止既坐而呻吟不絕良久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蹣跚不能良行若有義心能負我乎約怒不應父請之不已約乃言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知其鬼怪也陰以所得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矣父數請下約謂曰何相侮而見登何相憚而欲舍束之愈急父言語無次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父已化去擲於里垣下後亦無咎

麴秀才

道士葉法善精於符籙之術上累拜為鴻臚卿優禮特厚法善居玄真觀常有朝客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坐思酒忽有人扣門云麴秀才法善令人謂之曰方有朝寮無暇晤語幸吾子異日見臨也語未畢有一措大傲睨直入年二十許肥白可觀笑揖諸公居於末席抗聲談論援引今古一坐不測衆聳觀之良久蹔起如風旋轉法善謂諸公曰此子突入詞辯如此豈非妖魅為眩惑乎試與諸公取劍備之麴生復至扼腕抵掌論難鋒起勢不可當法善密以小劍擊之隨手喪元墜於階下化為缾盎一坐驚慴惶遽視其處所乃盈缾醲醞也咸大笑飲之其味甚佳坐

客醉而撫其餅曰麴生麴生風味不可忘也

姜脩

姜脩者并州酒家也性不拘撿嗜酒少有醒時常喜與人對飲并州人皆懼其淫於酒或揖命多避之故脩罕有交友忽有一客皁衣烏帽身纔三尺腰濶數圍造脩求酒脩飲之甚喜乃與促席酌客笑而言曰我平生好酒然每恨腹內酒不常滿若腹滿則既安且樂若其不滿我則甚無謂矣君能容我久託跡乎我嘗慕君高義幸吾人有以待之脩曰子能與我同好真吾徒也當無間耳遂相與席地飲酒客飲近三石不醉脩甚訝之又且甚其異人起拜之

以問其鄉閭姓氏焉復問何道能多飲邪客曰吾姓成名德器其先多止郊野偶造化之垂恩使我效用於時耳我今既老復自得道能飲酒若滿腹可五石也滿則稍安侑聞此語復命酒飲之俄至五石客方酣醉狂歌狂舞自嘆曰樂哉樂哉遂仆於地侑認極醉令家僮扶於室內至室客忽躍起驚走而出家人遂因逐之見客或抵一石割然有聲尋不見至曉覩之乃一多年酒甕已破矣

姚康成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之汧隴會節使交代入蕃使迴郵館填咽遂假邢君牙舊宅設中室以為休息之所其宅

又堂廡庭木森然康成晝爲公宴所牽夜則醉歸及明徑
出未嘗暫歇於此一夜自早城歸早其舅有傳戲之會故
得不醉焉而坐堂中因命茶又後召客客無至者乃令館
人取酒徧賜僕使以慰其道路之勤既而皆醉康成就寢
二更後月色如練因披衣而起出於宅門獨步移時方歸
入院遥見一人入一廊房内尋聞數人飲樂之聲康成乃
躡履而聽之聆其言語吟嘯卽非僕夫也因坐於門側且
窺伺之仍聞曰諸公知近日詩人所作皆務一時巧麗其
於託情喻已擬物賦懷皆失之矣又曰今三人可各賦一
篇以取樂乎皆曰甚善乃見一人細長而甚黑吟曰昔人

炎徒自知今無烽竈欲何為可憐國柄全無用曾見人人
下第時又見一人亦長細而黃面多磨孔而吟曰當時得
意氣塡心一曲君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猶得
效龍吟又一人肥短鬓多垂散而吟曰頭焦鬓禿但心存
力盡塵埃不復論莫笑今來同腐草曾經終日掃朱門康
成不覺失聲大贊其美推門求之則皆失矣俟曉召舒吏
訊之曰近並無此色人康成心疑其必魅精也遂尋其處
方見有鐵銚子一柄破笛一管一禿黍穰帚而已康成不
欲傷之遂各埋於他處

石占娘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肅爲紹負大志稍長嗜學因茅傍
廬爲書舍前則疏渠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峰入雲兩厂
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具備晩霧將歇猿鳥和鳴
夕日欲頹沉鱗競躍紀生日讀書其間黃卷青燈亹亹忘
倦一日讀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扣門聲啟視之
乃見一女子体態輕盈面瑩寒玉笑謂綱曰妾鄰家女也
聞君高韻乃爾唐突意在請益也綱見之大悅與之攜手
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
高白帝城閨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噹響之夜捷臺
斷續聲搗碎鄉心愁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應不入墜

歌耳空惱玉關無限情綢稱贊將犯之女佯拒之曰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古人之格言也妾非草木豈不知貞潔之可慕而淫奔之可醜耶君何易視妾而犯之耶綢懇請再三女嫻然改曰雲情雨意人所同然妾非不欲順從第一身易喪美譽難全此妾所以寧拂君情而不改也於是與綢就寢女復吟曰君住竹棚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青山應笑人已而歡足綢因問女何里何氏女曰妾姓石名占娘家坐午向樹木為記與君為同里人君果不棄明當訪之綢曰汝能歌乎女曰僅爾供韻綢遂以思君與別來為題命女作歌歌之女不思乃口占一歌以答歌曰思

君忉別來兩見落葉黃迢迢隔千里各在天一方欲飛無翼欲渉川無梁昔者面膠漆今胡作參商平平長望邈人馬自輝光不念莫逆好虛名竟爭張甫箕豈堪願牽牛難服箱廢來不可掇禦厲獨徬徨竟無金石心與君永相忘巳而雞三唱女聞之遽起披衣謂綱曰郎君珍重明當垂來不待請矣綱執意留之曰只此自歷奚必去耶女愁曰家有父母倘事敗露罪將安歸不惟有玷於妾抑且不利於君綱不從女力奔綱以被裹而抱之久之不動及啟視則一砧杵也

鄂州官舍女子

湖北轉運司在鄂州其幹官廳事常有鬼物出沒家人多畏之其後劉巖叟罷滿代者胡承議已入宅以初到徧謁諸使及郡守率用五更三點出一子未娶每其父夙興必起侍湯粥送之升轎乃復寢嘗值美女子相顧而笑方注目又不見自是屢有所覩自言只是鄰近舖籍小民女瞻慕丰采乘間竊來胡子浸有惑志但念官舍嚴密豈外間婦女可得到以扣小吏吏曰此決非人俟其再至試執而視之當驗其實明早承議出女徑造室內以言誘之曰汝既云慕我當少圖從容快滿平生志願今倏來倏去甚亡謂也女躍喜即有相就意胡子直前擁之復奔迸求脫抱

於予擁之急覺懷抱間漸縮小呼燈視之則木板一片在手蓋舊棺材側風板也取斧析而焚之怪遂絕迹

第二十五

廣豔異編卷之二十三

卯月軒主人彙次

草木部

妖柳傳

熈寧間福人陶忝以令至秀州携子希佩遊學希佩美丰姿尚詠謔涉山水而怡情侶花酒以適意長吟獨味慕[illegible]幽懷慨然有超天下志而功名事不足係齒边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悽林淡月漾水希佩不[illegible]寐起未數步而山鍾野笛又飄然交送於耳正欲假寐一[illegible]得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盼間一娉婷叅前陶生[illegible]

夢耶崇耶妖曰吳君高懷詩半幽獨生用其若世[illegible]近妖答曰門崖壁石顫在咫尺青山我主人交對我[illegible][illegible]也生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之獨啼鶯語燕何荒之寂日飄揺於歷水之鄉無所鬱也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帆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堅永約生曰此中頗耳李家尊赴宦且屬意鄙身固難舍也妖撫然唏吁曰君猶未知乎青苗便法削蘇當途政殆者有投林之　矣君乃欲為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使我埋光丘壑乎妖曰徙木南門者孰與種梅孤山之森

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為高孰謂丘壑非賢者事𢪛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竇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耳茹芝四老子採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清未開榮前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乎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輩[illegible]之有步生蓮花者有粧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illegible]

見逐若有唆橐求去者蹤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illegible]若賊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況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梁天不我遇則塗槾泥櫟遇不遇命也君謂由人乎執不然渭之釣叟傅之築傭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版朽爛溪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數然曰信如子言廿與庸庸者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執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與臣草莽友蓬蒿若不若及其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煙暮雨同一丘耳孰分梧檟之與樲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衆耳正以此輩為可鄙也垂涎

富貴者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松夢之思擒[illegible]
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壚而不惜褐廿桃實而莫知從
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翳草頭之露易涸
華茂未幾枯槁隨至方將宴於大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為
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
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
徒朝求升上之李暮拔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驅馳泄途[illegible]
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illegible]
緻廟栢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況未必得遂者乎[illegible]
夫托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菊英紉蘭佩[illegible]

嶋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片月猶[illegible]不[illegible]以喻其閑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illegible][illegible]人以[illegible]歷焉試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月乎以此訂死果孰伍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話足闢心胸子殆非山家者流歟而何其與達也妖復低容促膝曰妾甞僑寓日微漢楚隋晃風光非昔勸陵之門戶問者蹤而隨者少也行行種種無非攀愁遷恨之情故特僑寓以避此耳生嘆曰然才容無妙無怪乎不屑事人也妖又太息曰張君一別賸繫眉祖撫卧合情春春虛度連理之槃殆不可復望於今矣生曰然則有札常否妖曰常捌伐

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樹枝者誰數生曰既爾孤獨
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荊人遙青松落色易
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責則擠矣生曰若然則人可
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
良幹郡縣乏敷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為庸材輩寒而衰也
數矣又且放王呂之牛羊株連善類顛仆之徊行將切於
本根之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
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淒風寒雨杳褪桃殘山路蕭條[illegible]
雲十里苔荒蘚敗情飈寬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illegible]晴
暖一簇翠煙畫舫玉驄酒旗搖映文或送夕陽挂斷[illegible]暮

嬌啼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盡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秦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覷人多矣無如郎君是以不辭季下私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為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嚼鄉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即當潛名澗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求聯絲木襟披楊柳之風步躡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快一生於無驚鶴伴鷗眠洗星淵於不染上躡草野之孤犁春田清露下續桐江之一線秋水寒潭拄杖穿花一無留念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夢遊乎松杉據弄牀頭之笛曰心飛於蘭桂移舞石上之

栞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與桃源而爭芳者也何必吵而慕紫薇之臺閣有挨黃棘之門墻轄領情懷桎梏手足以自取屑訖生見其言詞流發博洽多聞豔冶括日婀娜醉心意必仙種也感慕益切復取舟中行槨鋪於陰之下欲求舟曾交接間極盡情事起與生別雞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誰幽情久矣屬長條禹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生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忍欲發泊生意遲延不進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任妖艴然不許曰[illegible]隋姿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棋[illegible]

之棄擲郎平之處冷澹巖雲湖水中也顧可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人拆落剪拂甚弋妾所不須也已生情不能舍哀哀[illegible]
約以返至家尊郎當與俱此山請之再四乃從及抵秀[illegible]
餘希保忍遘暴疾不可救瘞會元淨法師遇秀令[illegible]取[illegible]
告之師乃除地為壇設觀音像取楊柳灑水呪之結跏趺
坐引妖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妖荅曰會稽之東苧山
之陽是我之宅古木叢薈師曰噫此蓋椰也吾嘗聞是兒
返性矣不道其役為幻也妖乃赧然笑曰陶君有緣兒將
教以不死之術非祟也師不能容為寫楞嚴秘密神咒令
痛自悔恨毋為物邪所轉於是號泣辭去後謁陶生曰又

[illegible]遊何忍遽舍顏然為別即相對引滿作詩注曰仙人冬
與子二七是夜時刀上多緣與子期今日臨岐一杯酒其君千秋
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邪也故所
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鑿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為希
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周江二生

青浦周士亨江有年相友善一日九月中偕往渭塘舟次
塘東緊泊一樓下其樓不甚高樓上二女一白面一紅顏
倚窗笑語周江兩生仰視閒漫賦一詩曰鳳有鸞靈[illegible]
然與不群秋聲飛過鴈水面洄行遙思乘時發詩[illegible]

處問扁舟泛方壯更喜把清芬盖其詩直寫心懷初素鄙
二女也樓上乃大聲曰舟中有詩樓上豈無詩乎遂朗吟
一絕兩生側耳聽之一女吟曰湖天秋色物凋殘花吐黃
芽葉未乾夜月一灘霜皎皎西風兩岸雪漫漫為甚却羨
漁翁樂竟繫誰憐冬乎卒忘在孤舟叢裡宿曉來誤作玉
滿看一女吟曰今風稜稜潭閉秋馬蘭花發滿汀洲富春
山下連漁屋采石江頭映酒樓夜月光蒙銀露浴夕陽陰
暗錦鱗浮王孫騎起應嗟怪繡着紅絲毯一不收吟畢共笑
乃以蓮房藕梢俯擲兩生舟兩生共迎上岸大呼欲登樓
攔之恍惚間不聞女聲樓亦不見兩生二人駭返舟四顧但

見蘆花白蓼花紅[illegible]士亭遂更號蘆汀漁叟有年夏[illegible]
塘居士以識其異[illegible]

## 薛穣

云

薛穣河東人幼時於窗櫺內瞯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illegible]步中庭嘆曰良人負笈遊學艱於會面對此風景能無[illegible]悦因吟曰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流明月將[illegible]三五候伺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illegible]笑復淚下吟曰獨自開廂覓素紈聊將絲筆寫芳蘭[illegible]圖作湘江春藏取齋中嘗臥觀其音甚細而亮[illegible]遂隱於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illegible]

應相念阻於跬步不翅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illegible][illegible]
不我賤居無鄉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illegible][illegible]
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然解寶袜轉態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燦非一狀共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日當窗鳴[illegible][illegible]
未畢使我夢魂散於物願無鳥於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
此外豈足羨又歌曰憶昔初邂逅玄蚤鳴樹間雀鷇[illegible][illegible]
好鶺鴒又將還隱几夜不寐朱火颺青煙蟲沒細境[illegible][illegible]
以開我顏展轉復反側傷彼關雎篇沉吟下階步四五月
方殘嗟我牛女星遙遙隔河端鴛鴦機不成疋服莉良獨[illegible]
虛名如有益敢惜同心肝歌已仍入叢蘭中穠苦心強[illegible]

焉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啟之也一時傳誦謂二花為夫婦花

鄧珪

晉陽西有童子寺在郊牧之外貞元中有鄧珪者寓居於寺是歲秋與朋友數輩會宿既闔扉後忽見一手自牖間入其手色黃而瘦甚衆視之俱慄然獨珪無所懼反開其牖聞有吟嘯之聲珪不之怪訊之曰汝為誰對曰吾隱居山谷有年矣今夕縱風月之遊聞先生在此故來奉謁亦不當列先生之席願得坐牖下聽先生與客談足矣珪許之既坐與諸客談笑極歡久之告去將行謂珪曰明日當

再來顧先生未見擯既去琏與諸客議曰此必鬼也不窮其跡且將為患矣於是維絲為緡數百尋候其再來系之明夕果來又以手出於牖間琏即以緡系其臂牢不可解聞牖外問何罪而見縛其議安在得無悔邪遂引緡而去至明日琏與諸客俱窮其跡至寺北百餘步有蒲桃一株甚蕃茂而緡系其枝有葉類人手果牖間所見者遂命掘其根而焚之

狄明善

仁和狄明善者之海鹽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遥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遥入肆門

忻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為飲而來郎明善然之女遂邀
明善至肆後小軒扁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
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之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
姓桂名淑芳嚴君蚤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此以貨酒為
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咏桂一律以挑之玉
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黄種分蟾窟根因異名自
稱山秀出常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清噴味况香分寶[illegible]
把高枝折分付姮娥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微諷[illegible]
之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繾綣越明日辭去女泣曰君
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處不吝一見妾之願也明[illegible]

歇而别明年秋復往訪之第見豐草喬林杳無踪跡

老桂夾道而花耳

周少夫

曾昊字六虎武林人也因慕淵明别字元亮性愛種菊至秋無種不偹一日蚤起見黃大菊當心生一紅子漸大三日若櫻桃焉人皆不識有隣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姿甚淑夜月下同女伴來看見摘食之食已忽乘風飛天昊驚報其家父母姊妹向天號哭初不及顧自首及足漸沒於青天之中已而有老父至向菊拊掌嘆息曰我無緣乎何至之遲也昊方問故忽變一老狐馳去數日後諸菊盡死此

地方百里三年無術吳招悟仙家所謂術實者卽此物是也

僧智通

臨湍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宴坐必求寒林淨境殆非人跡所至處經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因應曰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皁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此向火物乃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為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鼾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置其口中物大呼起至閾若蹶聲

背山智通及明視歐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青桐樹稍已老矣其下凹根若新缺僧以木皮附之[illegible]縫隙其半有新者劍成一蹬深六七寸餘盂魅之口灰火滿其中光猶熒熒智通焚之其怪遂絕

## 翻經臺記

潤州單于忠訪友於江州寓南門外時季夏望秉酒與遊月數里至一臺邊臺上有五女子色富麗與清瘦四女子交唾皆曰人來也吾等當去一富麗者曰異鄉人也無避焉忠意必豪門姬妾遠視不敢登清瘦者麾忠上各爲禮將欲告以相唾之意忽又一人來貌肌骨堅剛謂忠曰君輒

衆忠且疑乃曰乘興月遊非有心冒突也斯人笑曰人生何處不相逢奚嫌之有邀相席地而坐推忠居首斯人以次女子各以為序忠問富麗者姓女曰吾姊妹五人何氏問清瘦者女曰吾姊妹四人符氏及斯人乃曰吾姓石名平適聞諸女相嗤予特來分解耳敢問何也忠亦曰未知諸美人出何名門因何事相競耶清瘦者曰予等共適一門一人姓謝彼五人恭逢盛時予四人身當厄運彼以榮華誚我凄涼殊不知物各有時泰極者必否否極者必泰此造化一定之理彼但知其盛不知衰漸至[illegible]之我也但見我衰不知我盛可待我其既往之[illegible]

了鬟不識乘除之數妾爲非謂是以不平耳不意一[illegible]
笑於君子富麗者默然內一女子拂綠綃移玉[illegible]舞而歌
曰妾生長兮水中央薰風吹兮漣漪香粉臉嬌兮着蔻娃
纖腰脆兮媿王嬙珠璣狼藉兮雨露文章爍爛兮鴛鴦兮
鞋兮潘妃誇金剗溪兮越女墮粧清風來兮翠析明月上
兮雕梁歌悠揚兮驚姮娥舞婆娑兮響瑲璫笑彼兮剝霄
暴日委頓兮灰死草黃齊無鹽兮形質覓臣臯兮行藏我
歌兮册鳳鳴我舞兮碧鸞翔廣寒兮燦爍輝綵蘭榭兮拍
拍春陽繼而漪瘦中 一女發素鬟拖碧袖亦舞而歌曰八
月來兮風氣涼天地廓兮羅雲裏群菲卸兮趂東流惟孤

芳兮開秋江遙清芬兮輕漾颸弄媚影兮斜飛陽臨浒兮倚甚臺粧承玉露兮沐容光清操兮彷彿衛仙嬌姿兮湘流止顛花王適我兮得意盛時正爾兮失所悲傷堅枯特兮禦殘蓼依破盖兮搖寒塘富貴兮渾如春夢矜詡兮倏爾徬徨天道兮消息自然物理兮盛衰靡常嘆么麽兮罔識化機得融和兮頓肆輕狂餘韻未絕車聲軋軋皆驚曰家有八來各宜散去忠慮其家人見以致禍不顧而走至寓處譙已三更矣愛其詞新記而録之明日再往孤甚臺悄然覩曰翻經臺忠思一統志言謝靈運作翻經臺於江州是也臺邊有小池荷花五柄池北溪畔芙蓉四株忠始悟富貴

女子五人姓何者荷也清瘦女子四人姓符者芙蓉也稍及時向榮芙蓉失時未茂花神各相譏笑耳比至一顆亭中見有石桌鐫圍棋局乃知石平者枰也覓土人問之臺池果謝靈運所創昨夜乘車而過者靈運之流裔謝大郎云

楊二姐

廣陵八里灣有少年晚行見路傍楊樹椿一竅哂曰此類婦人之陰乃溺其中而歸夜聞扣門聲甚急曰我楊二姐也特訪郎君來此少年納之則一絕代佳人笑容可掬曰郎君自行何為溺以濕吾裙少年亦不記牽衣求狎女欲

然相就焉明旦告去如此往來數夕其兄勸使索銀曰叔貧無以贈惟其田中有盜埋銀千兩今被蔣秧者掘之俟茁碩當覓之來也他日引二女至一見少年即奔去曰彼皆吾妹害羞而避君勿訝也不久少年黃瘦欲死乃延法師拷之自供為揚樹妖即取七釘釘之鮮血沾地後永絕焉

光化寺客

兗州徂徠山寺曰光化客有習儒業者堅志棲焉夏日[illegible]天因閱壁畫於廊序忽逢白衣美女年十五六姿貌絕[illegible]客詢其來笑而應曰家在山前客心知山前無是子[illegible]

疑妖但心以殊尤貪其觀視且挑且悅因誘致於室[illegible]結義情款甚密白衣曰幸不以村野見鄙誓當永奉恩顧然今晚須去復來則可以不別矣客因留連百端備盡而終不可素寶白玉指環因以遺之曰幸視此可以速還因送行白衣曰恐家人接迎願且回去客即上寺門樓隱身目送白衣行計百步許奄然不見客乃識其滅處徑尋究寺前舒平數里纖木細草毫髮無隱履歷詳熟曾無踪跡暮將回草中見百合苗一枝白花絕偉因斸之根本如拱瓌異不類常者及歸乃啟其重付百疊既盡白玉指環宛在其內乃驚歎悔恨恍惚成病一旬而斃

海月樓記

嘉興朱士元年二十餘丰神飄逸遊興頗濃一日道[illegible]城下仲夏々也鬱蒸恍惚至海月樓西竟迷去路心正驚疑忽有一女童施禮於前曰奉主母命邀先生過山避暑朱曰素不相識得非誤之錯耶女童曰至當自知幸無見卻朱與偕行但見夾路清陰仰視前林樹生綠葉可羨朱自念生長郡内不知有此佳境更進半里入一洞門遥望樓臺度一石橋方抵其處屏後出一女子上下綠衣脂[illegible]尤為奪目降階而迎引入内室坐定女童進茶訖朱問姓氏女笑曰妾楮遂良之裔邀君欲了夙緣也頃聞[illegible]

酒後羅列女童後捧一水晶盤盛絳果如楊梅大其色淡鮮圓可愛女與朱暢飲以絳果奉朱者三五不厭因命女童歌賀新郎詞以侑觴詞曰花柳卻炎蒸運神工重樓疊宇頃刻開成綠水青山多宛轉免教燕駭鶯驚看來無異到神京處只應佳期不定天從人愿邂逅多情相引處珮環聲　等閒回首遠遶瀛呼小玉敬呈絳果謾薦蘭羹須信是瓊漿一飲頃令百感俱生且休道塵緣易盡縱然雲收雨散琵琶峽依舊風月交明此會果非輕酒闌花枕幽盡魚水之歡遲晨朱謂女曰僕承款愛甚欲留連但吾父甚嚴欲即歸以免深罪與鄉再圖後會耳女曰靈境難

注生籍男女交因宿緣未了故委身耳正議久聚何卿去耳朱復拜辭女仍設席樓中復以絳果奉朱將行時出一帖展於几寫詩三絕以贈乃揮淚而別詩曰壺天移傍郡城壕雲外飛揚鶴自巢千載偶偕塵世願絳桃花下共吹簫又云澗水沿流出鳳臺引將劉阮入山來郎懷何事難拘束謾被東風吹得開三云陽臺後會已無期眉上雲橫不自知那更靈官傳曉令含情騎鵠強題詩朱携詩軸出洞忽狂風大作飛沙眯目不覺失足墮於山下乃顛仆隅死若夢覺歸而其父嗔朱夜宿於外欲責朱乃出軸詩呈父父不之信令人踪跡其地唯有一石橋過橋豐林存

有楮樹一株絳果纍纍它無所有女實楮樹之精其頰臙奉絳果蓋郎其所結之實世所謂楮桃云

蘇昌遠

宁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郎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系殷動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敷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老樹懸針記

天順丁丑歲中安陸州民人呂姓者生子甫幼而父母[illegible]其命夭乃捨於本郡龍山報恩寺為僧法名宗潤及長聰明過人一切經文覽而悉記但年輕放蕩惑於女色寺西利涉橋邊乃麗春園也潤常宿一歌妓家其師老耄而不知夜去明來如是者一載一日客有蘇州張容者因與其妓會飲歌唱至晚欲止宿焉妓以其故告容因起行見壁間所畫二美人蹴踘圖乃援筆戲題曰翠袖紅裙蹴[illegible]娘當場忽露一圓光何時遭遇張容手氣散風前頃刻亡夜二鼓潤歸水又至燈燭下乃見是詩倉忙奔走回寺疑圓光指和尚為題也恐其害已於是經月不敢復[illegible]

寺墻內有一皂筴樹其地頗高潤因失佳期終日倚樹凝目望麗春之園久而成疾一夜二鼓時忽聞窓外人行潤開門問其為誰言未發一美人隨入燈燭下見其美貌非世人比向潤拜言曰連日見君倚樹懸望不知所望為誰若為妾耶便當奉侍若它望耶妾當速回潤曰娘子是誰家美人曰妾乃坡下李家園邊余六姐潤乃跪言曰我心非在一日專望六姐今蒙不棄實僥倖耳乃與之交歡天明而去至晚復來來則燈下專攻女工或以紅羅或以綠羅縫製鞋襪二三更方就枕頗貌愈盛而潤形骸日[illegible]消減矣一日其師怪其形瘦至晚穴壁窺之不[illegible]

聞婦女聲次日以杖杖之潤不勝其苦乃以實告其師以針穿五色線授潤教之曰今夜若來汝當以此置諸髮後勿令知之不然吾不爾恕潤應之曰諾鐘罷時美人復來手持一白綾荷包以贈潤潤謝收之歡會如昨黎明求去乃以針插髮後其人不知也天曉報其師師與之尋訪至坡下李家園內果有余六姐其姿容行動不相等類始疑為祟回視寺墻邊皁莢樹頭懸五色之線師謂之曰此線何得在此潤知實為其所魅驚仆在地久而方甦師乃鳴鐘擊鼓以聚大眾誦經伐樹血水交流是後遂絕潤取視荷包履鞋皆楓葉草茵之類也然潤終惑於此逾月而死

矣

臧腼正

滁陽臧腼正風流醞藉士也景泰間一日乘醉晚遊於西村之別墅樂而忘返迷失歸路正徬徨月影之下有二叟扶筇迎笑而來曰臧生效窮途之哭乎抑亦傚步月之樂乎腼正曰余今已醉寄身荒野木石在望鬼祟與隣焉知四肢之不潰墜也是不可以不哭然而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濤風鷹爽喬木羅陰飄飄然如寓仙境又安知途之窮乎此則不可不樂二叟曰樂固美而兹何適乎腼正曰如之何叟曰予荒莊去此不遠請至夜話可乎腼正遂與偕

行不半里見叢林中一茅屋即叟居也二叟引顒正揖曰
而坐顒正問其姓名一叟曰鄙人姓吳指一叟曰此老姓
柷子二人者可以引鳳可以棲鸞今日邀君至此盍聯句
以爲樂乎顒正曰諾何以爲題叟指石前梧曰即詠此梧
一叟曰亭亭直幹老雲林吟未已顒正大聲曰公吟不盡
唯以二詩末聯予成之耳二叟遂連吟曰應是栽培歲月
深明月枝頭雙鳳宿清風葉底一蟬吟黃飄金井催秋色
翠覆銀床落午陰顒正卒曰莫爲斧斤來伐取良材留[illegible]
作瑤琴二叟又吟竹曰直立連雲翠作堆故家不厭[illegible]
栽一竿瀟灑迎鸞舞萬葉婆娑引鳳來勁節彌爭春[illegible]

蜃心已作歲寒魁顛正又卒之曰何時斬得長枝去盡金鰲游上回二叟遂作怒曰臧生何無禮耶好情邀請乃起意斬予清趣是不近人情者竟相與拂袖而去驅走默然無知之何第酒尚未醒而天已明矣頹然坐於梧竹之傍乃知二叟云姓吴姓祝者即此二物也遂驚訝而歸後人結亭於其地而録顛正所傳二詩於壁以為滁陽一絶

## 錢氏子

揚州之俗正月十五日女子皆出周流通衢謂之走百病錢氏子者晚出遊觀至一巷見女子冉冉而來其貌絶美

駐足自念得此女為婦當一生願足女子顧笑曰雖家小
官人咨曰某坊錢氏也姊能同過喫茶否答曰母在後未
可子先至某處相待吾母回即當奉造錢子喜甚至某巷
伺之果見此女步月而至締約如儋時市聲已息街上絕
人錢子手執其裾以歸家人悉不知也自此結好情固夜
夜不虛其枕或時白日偶坐象奕飲讌儼如夫婦都不憶
父母也在旁也其母室在左見子與人語笑而無其人且
憂其日瘠乃正色扣之不言其父以刑威逼恐乃吐實曰
彼云某巷花家之女也父曰某巷安得花家密告其母[illegible]
其至掩捕之其夕女至言二大人疑我乎我不久句[illegible]

當以六禮嫁爲君妻何二大人之無兒女愛也母自外入已失去如此數遍不得乃靜臥以聽之見其行出堂從衣拂柀垣如樹枝聲問其子何所贈曰有臙脂一裹視之杏花瓣也其家有小園杏花開母乃以草絙四尺束其樹腰而入其夕女子黃帛勒腰而來錢問姊腰何物曰媽媽爲奴束腰耳子白其母父大怒以斧砍其樹作二段即爲二美人而至又碎爲八即爲八人又碎爲數十段即爲數十人皆長寸許父母懼攀薪焚之叔斷其跡此杏高不過二丈其本倖如人背不知何以能變怪若此識者以爲妖物所憑

焦氏

馮漢字天章為吳學生居閶門石牌巷一小齋庭前雜植花木瀟灑可愛夏月薄晚浴罷坐齋中榻上忽覩一女子綠衣翠裳映窗而立漢叱問之女子斂袂拜曰兒焦氏也言畢忽然入戶熟視之肌體纖妍舉止輕逆真絕色也漢驚疑其非人起挽衣將執之女忙迫絕衣而去僅執得一裾角以置所臥席下明視之乃蕉葉耳先是漢嘗讀書隣僧菴中移一本植於庭其葉所斷裂處取所藏者合之不差尺寸遂伐之斷其根有血後聞僧云蕉嘗為怪惑數僧矣

野廟花神記

河陽郡也去城八里許舊有真君廟在南向塑真君像坐堂之中衛以衆將狀貌凛凛類公署然堂之階下兩傍好事者爲植辛夷麗春玉蘂含笑四名花廟既傑花復幽麗觀者爲心賞矣一日儒士姚姓諱天麟者河陽人也因訪友遠出及歸未獲入郭而天色已昏黑矣退無所及進無所之倉皇引望遠見一古林奔赴之見林内有屋數椽意必民居也忙步謁其門及至有一蒼頭斜立於門外天麟揖而扣之曰此非旅館乎蒼頭笑曰誤矣堂堂巨室豈旅館乃爾也天麟曰然則何居蒼頭曰河陽真君之宅

天麟遂求蒼頭引見真君蒼頭不拒引天麟入重門至階下乃見一叟㒒頭緋衣端坐堂上天麟頓首曰僕河陽布衣姓姚名天麟迷路至此伏乞相容真君揖天麟起謂曰文士勿過為禮天麟起真君挽之上堂延坐以賓次復命蒼頭進以酒列以果與天麟對酌酒數行真君沾沾喜顧天麟謂曰家有四姬長於歌舞尤善吟咏欲出以侑觴恐見誚於大方文士也天麟避席謝曰重辱雅貺敢謂誚乎真君召之少頃四姬出見容色信常態纖纖若僊侶謫降若真君首命賦詩四姬請題真君曰各以若名為題可也其一姬名辛夷自吟曰桃杏飄殘春已終芳容新吐玉闌

中午拖紫粉非人力苞折紅霞似畫工露染清香疑蘸水
風吹鈿朵欲盡空何當折向文房裏一掃千軍陣略雄其
二雄名薔薇自吟曰一種根株數種花兩餘紅白靜交加
精神太似趙飛燕顏色宛如張麗華倦倚春風貌宿酒濕
深曉露點盡砂東君自是豪門客吟對芳叢興覺賒其三
雄名玉簪自吟曰瓊花柳絮與山礬名品先賢辨別難數
朵粧成氷片皎千枚劃出雪華寒唐昌覓種分歸植仙苑
尋香折取看回首東君渾不管狂風滿地玉闌珊其四雄
名含笑自吟曰天與臙脂點絳唇東風滿面笑津津若
自是歡情足醉臉常含喜氣新傾國有情偏惱客向

語似撩人紅塵多少愁眉者好入花林結近隣吟畢真君命之歌歌罷命之舞其歌麗曲似鳳轉喬材舞纖腰即挪眠紫禁天麟盡歡酩酊少憩几席間忽覺天已明矣視之不見真君四壁所在獨一泥像儼然廟中堂題曰當境土地河陽真君廟兩傍四種花則辛夷麗春玉蕊含笑也天麟驚嘆而返

翁異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它所路迷偶過其地疊疊朱門重重綺閣煙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

君恩爲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佇立久之忽見門內出

一美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

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八從之於是美人前導君恩後隨

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

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掛

黃白菊二幅花叢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即顧謂

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吟短律何如

於是黃衣美人先吟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

學道粧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煙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

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舊賞音蝴蝶不知秋已暮尚穿

辭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吟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枝開宿露吹香入酒杯却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蹤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二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美君恩乃從容言曰娘子獨守孤幃寧無覩物傷情之感乎美人笑曰萬物之中惟人最靈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其覩物傷情之感寧能免乎既見君子我心則降永偕琴瑟復奚疑哉是夕二美人與君恩共薦枕席情愛尤加美人戲曰紅葉傳情非衒玉而求售君恩答曰素琴感興非踰墻而相從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恩情未足含悲

未溫安忍棄妾而遠去乎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篙日懸切耳去而復來庶幾兩全而無害矣於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鬢以贈別白衣美人出銀鳳釵二股以贈別曾以好貴一物聊見此衷伏乞覩物思人不忘妾於旦暮可也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岐話別不勝愁咸陽門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為道郎君赴遠行匆匆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搃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欷歔不及成韻慰荅三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家時切吞注或成夢寐或形咏嘆私心甚不自禁矣追明年復有故它往道經別墅君恩謂可再見美人

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思驚以為神急取掩鬟鳳釵視之皆

菊之黃白瓣也

第二十三卷終